

吕幼安 著

东边日出

西边雨

融汇世间百态
展现新武汉地域文化风景线



DONGBIAN RICHU
XIBIAN YU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东边日出西边雨

吕幼安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边日出西边雨 / 吕幼安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317-4314-9

I. ①东… II. ①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9610 号

东 边 日 出 西 边 雨

DONGBIAN RICHU XIBIAN YU

作 者 / 吕幼安

责任编辑 / 路 嵩

装帧设计 / 树上微出版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发行电话 / (0451) 85951921 85951915

地 址 / 哈尔滨市南岗区林兴街 3 号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网 址 / www.bfwy.com

印 刷 / 崇阳文昌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字 数 / 426 千

版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开 本 / 880×1230 1/32

印 张 / 24.5

印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4314-9

定 价 / 58.00 元

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目 录

	花甲之书（自序）	1
中篇小说	天桥	3
	首席考	48
	逝者如斯	93
	十四号别墅	127
	黑松林	157
	别把离婚当歌唱	207
	表弟·堂弟	251
	东边日出西边雨	267
	骂我的人是谁	304
	三人行	331
	我在生活	366

花甲之书

(自序)

天干地支一花甲，写这篇短文时，时光汨汨倒流，眼前渐渐浮现出一部属于我的黑白电影，电影里那个十多岁的少年，穿梭在汉口天声街一带纵横交错的巷子里，搀扶着奶奶进新汉剧场和人民剧院看楚剧，陆续看了著名男旦关啸彬主演的《双玉蝉》《银屏公主》《白扇记》和现代戏《三世仇》，因为这些经历才有了中篇小说《天桥》。《天桥》写了一个叫何少东的戏痴，因为爱唱楚剧而颠倒了人生，最终落拓潦倒，追随楚剧而迷茫消失的故事。小说以生活为酒曲来发酵催生，经过艺术想象衍生出来的小说面貌，无论怎么看都带有生活本真的味道。《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天桥》时，我写了一个创作谈《站在天桥看风景》，我把小说称之为“看风景”，天下荡荡，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是一处风景，而小说呈现的是一种别样的风景，亦罗丹所言的“化腐朽为神奇”，这与纳博科夫推崇的“好小说亦神话”不谋而合。多数的小说创作心理流程的轨迹，即郑板桥说言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笔下之竹”，也就是说，再好的小说都是生活的贡献。自从我写小说以来，一直在努力寻找“好小说亦神话”的小说生态，真正的好小说应该是超越生活本真的，是使生活凌空飞扬的华彩，就像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后的华彩，演奏家在完成了作曲家规定的主题呈现后，根据协奏曲的结构安排，必须来一段华彩，尽可能地展示你最高难、最辉煌的演奏技巧，叹为观止的炫技非演奏家凭空的想象，而是源自于作曲家规定的主题因素，它包含音调型和节奏型两个因素，演奏家通过炫技，来完成艺术家的瑰丽梦想。假如我们将作曲家规定的音调和节奏称之为生活原型，那么超越生活呈现出的华彩，就是小说了。

小说是生活的华彩，小说更是作家的梦想，时逢举国上下大谈中国梦，有

人说，中国梦与美国梦的本质应该是有区别的，因为中国梦的本质更接近人的本性，想当作家的梦想和想当 CEO 的梦想异曲同工，都合乎人性。我想当作家的梦想始于汉口天声街，所以我的小说生态源应该算是毗邻汉口老火车站以南的这条老街，比如这部中篇小说集里收录的《天桥》《别把离婚当歌唱》《十四号别墅》《黑松林》《东边日出西边雨》《骂我的人是谁》《表弟堂弟》等。在这些小说里，我将我的出生地天声街称作“老街”，老街是我小说生态源，是我的思维根据地。正如很多作家都有一个小说生态源的根据地，从根据地里挖掘出来一批独树一帜的个性化小说；而这部小说集里的另外几部小说《首席考》《逝者如斯》《我在生活》《三人行》等，却得力于我的人生经历，高校、机关的生活经历所衍生出来生活华彩。这是我小说创作的两个重要系列。

花甲之年是一种感慨，它提醒我，你人生的太阳正缓缓朝西山滑落，而我却想努力挽留我人生里的每一个篇章和片段，于是我的眼光从悠远的前方一路扫荡过来，停留在花甲之年的天干地支上，形成一个叙述支点，生活的篇章和片段像灵光频频闪现，于是有了连连的顿悟或妙悟，各种有关人生的感慨纷至沓来，人物鲜活地出现了，故事奇特地顺畅了，小说最终浮出人海，光荣诞生了。

也就是说，“花甲之书”里收集的 11 部中篇小说，大多是我进入花甲之年后的书写。这之前，我听从一位艺术家的书面劝导，曾一度想放弃小说创作，这位艺术家在自传里言称：人啊，在 60 岁以后要学会放弃，与世无争，淡泊宁静，保持一颗平常心。但我放弃了一阵后，不由自主又开始敲打键盘，这才有了以上这些微不足道的作品。我知道有句铿锵的口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不知我是否赞同这个口号，有一点可以证明，那就是我的小说思维一直到现在还很活跃。今年武汉的夏天酷热难当，我却顶着酷热在暑假期间一口气写了三部中篇，感觉还不错，我很高兴我的思维还没僵化，小说因素还在我生命里欢蹦乱跳，我把写小说权当作一种健身运动，就像有人每天跳广场舞、打太极拳和散步。这么一说，花甲之年就像武汉蔡林记热干面，变得很地道、很筋道，很有味道。

我的小说创作究竟要持续到猴年马月？或者说，我玩票似的小说创作打算在什么时候正式退休？天知道，我不知道。

感谢武汉语言文化研究院全体同仁对我人性化的关爱！

感谢语言学家周建民教授和文艺批评家吴艳教授对我小说一如既往的鼓励及厚爱！

2017 年 12 月 29 日于汉口九万方

天 桥

木兰山

何少东下乡插队落户，是1971年。他没随学校团队走，而是被母亲送回原籍黄陂木兰山，无非近水楼台，图个乡里乡亲的关照。大队书记吕伯见他单薄细嫩，玉树临风，哪里能甩开膀子干革命，就安排他跟妇女们一块干活。

何少东在家横草不拿竖草不拈，是十足的少爷胚子，他跟妇女们下棉花地锄草，如同在舞台上表演虚拟交代情景，轻描淡写挥那么几下，竟草棉不分，闹出不少洋相。妇女们笑归笑，也没认真计较他，反而让他做做歇歇。歇工时，妇女就要他唱楚剧。何少东展开架势唱楚剧《沙家浜》：“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清妙的嗓音像一泓碧水，在田野里缓缓流淌，把干活的妇女们深深感染了。这之中，感染得最深的，是吕伯的女儿——大队赤脚医生花枝。

何少东手打泡，跑到医疗站要红药水。花枝给他挑泡敷药，见何少东眉心颤动，她的心也随之颤动。后来她央求爹：“跟小何换个轻省的事吧，他的手都磨破了，快烂了。”

吕伯似乎看出女儿心里的名堂，说：“安排小何跟妇女下地，已经是额外关照了，虽说乡里乡亲的，但原则也不能丢，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最高指示，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不敢违抗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啊！所以你少操冤枉心。另外我也提醒你，莫把小何当男人，当病人。”

花枝撇嘴不屑，也管不了那么多，没事总往何少东的茅屋跑。

何少东的茅屋，孤零零地坐落在小山坳，离村里主巷道有小半里路，一到夜里，四周一片漆黑，各种鸟儿争先恐后开始鸣叫，还有猫头鹰，躲在一棵歪脖树上呱呱叫着，听着令人毛骨悚然。何少东没知青伙伴，形单影只，就像孤

魂野鬼，在山坳里走进走出。好在他随身带来一把二胡。每天傍晚，他坐在茅屋门口拉二胡，既不拉革命歌曲，也不拉爱情歌曲，只拉楚剧，他自拉自唱，深情而忘我，仿佛是把自己的人生姿态演绎给人看。

何少东的楚剧情缘，始于他母亲肖宝珍。在百花齐放的 20 世纪 50 年代，楚剧团常来老街附近的天声剧场演出，少则三五天，多则一个礼拜，肖宝珍一场不落。每次看戏前，她早早地做饭，吃完饭，母子俩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到了晚上 7 点，肖宝珍领着儿子去看戏，走进剧场刚坐定，铃声响了，剧场内的灯光次第转弱，在悠扬悦耳的管弦笙箫声中，大幕徐徐拉开，展现出辉煌亮丽的舞台，青山碧水，亭台楼榭，人物也一个个走出来，生旦净末丑，咿咿呀呀，上演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荞麦馍赶寿》《双玉蝉》《梁祝访友》等。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一直到“文革”前，何少东经常跟母亲去看楚剧，耳濡目染，脑子里也有了一些楚剧的板腔和旋律，有时肖宝珍情不自禁边做饭边哼唱：

出了城，过了关，

见一樵夫把柴砍。

何少东附和唱：

起早落黑多辛苦，

砍柴度日也艰难。

肖宝珍又唱：

问梁兄，他为谁把柴打，

你为谁人送下山？

何少东又接唱：

他为妻儿把柴打，

我为贤弟送下山。

母子俩一旦一生，一唱一和，沉浸在楚剧的意境里。楚剧在何少东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他尤其偏爱小生。读小学时，学校庆祝“六一”儿童节联欢，别的同学唱歌跳舞，他却登台唱《送友》，“手带着我的祝贤弟，我叫声英台……”从那以后，学校只要有演出，老师就让何少东登台唱楚剧。1965 年，楚剧团在武汉三镇招学员，音乐老师得知这个信息，领着何少东赶到考场报名。何少东站在考场中央，想了想说：“没花旦配，唱得没胃口。”楚剧团几个主考官见丁点小的人儿，竟牛气冲天，就来了兴趣。有个唱青衣的女演员当即站起来，从一个同行手里拿过一把折扇递给何少东，自己执一柄香扇。乐队师傅调弦定音，起了过门，何少东也不怯场，开口就唱：

三载同窗情似海，
山伯难舍祝英台，
相依相伴送下山，
又向钱塘道上来。

楚剧团女演员唱：
梁兄至诚世少有，
三年来不识英台是女流，
借景抒情把心绪透，
暗打哑谜下越洲。

.....

何少东边唱边做，还即兴随女演员绕圆场，他俊俏的模样，清亮的嗓音，有板有眼的架势，像是训练有素。楚剧团几个主考官中有个唱小生的，人一激动，起身走近何少东，抚摩他的头问：“小小年纪，跟哪个学的？”问明是看戏揣摩，无师自通，楚剧团老师第二天就登了肖宝珍的家门。肖宝珍受宠若惊，激动得语无伦次，先口头答应了，然后在家等消息，一直等到第二年“文革”爆发，所有剧团都停止演出闹革命，肖宝珍这才死心。

何少东没去成楚剧团当学员，遗憾归遗憾，却没忘记楚剧。“文革”期间，传统戏收拾箱底，楚剧团移植京剧样板戏，他还跑到楚风剧场看《沙家浜》，学会了郭建光的核心唱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

后来他把这个唱段带到黄陂木兰山，用唱楚剧替代劳动，除了唱样板戏，应妇女们的要求他也唱几段老戏，反正远离大汉口，有青山白云作掩护，政治如过眼云烟，随山风倏然飘逝，只有楚剧永恒在握，艺术成竹在胸。他一板一眼，连唱带做，想增强艺术感染力，让自己感动，也感动别人。妇女们果然感动了，每天下地干活就有了额外的乐趣。

花枝白天体会不到这乐趣，干脆晚上往何少东茅屋跑。何少东拉琴吟唱，仿佛是专门为她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听着听着，花枝心里的那朵花“噗”的一下悄然开放。何少东浓密的乌发，俊俏的长白脸，长长的眼尾，黑亮的眼珠，像是从大汉口舞台上走来的风流小生。花枝喜欢上汉口来的小生，抛弃了本地的武生，不知天高地厚开始了追逐，把家里的腊肉和鸡蛋，一次一次往何少东那里拿。花枝还给何少东洗衣洗被，洗袜洗鞋，还偷偷给何少东纳鞋底做鞋。花枝肆无忌惮，眼里只有何少东，把娘老子也推翻了，把武生对象也推翻了。

花枝的对象叫火生，生得五大三粗，大脑袋里装满十八般农艺，却没装一粒艺术细胞。他见花枝每天夜里往知青屋跑，像只虔诚的小鸟，栖息在何少东茅屋前的树上，看着他，听他拉胡琴。他醋性大发，气势汹汹来到何少东屋里。何少东正在移植京剧样板戏，把几个京剧样板戏中的一些核心唱段全用楚剧曲牌改写。他手里有一本楚剧唱腔曲牌本，楚剧唱腔的三大曲牌：板腔、小调和高腔，各有讲究。他用板腔中的逐腔叙事，用小调渲染气氛，用高腔抒情。做得专心致志时，冷不防闯进来一只醉醺醺的山豹。

火生喷着浓烈的酒气，不由分说扑上去，先一把撕烂了何少东的乐谱，然后破口骂道：“个婊子养的，不准靠近我堂客！”

何少东见含辛茹苦抄写的楚剧唱段乐谱顷刻间被撕成碎片，雪花似的在茅屋内飞撒，尖锐地叫了一声，喊道：“不是我靠近你堂客，是你堂客靠近我！”火生羞得无地自容，随即张开一对老虎拳，三五下就把何少东打趴下了。

吕伯赶来时，何少东被打得鼻孔流血，他要去公社知青办告状。吕伯劝何少东说，一定要严肃处理火生，让火生来赔礼道歉。何少东这才罢了。

何少东被火生打伤后，在家养伤。花枝天天跑来给他换药，还从家里拿来鸡蛋，给何少东补身子。何少东就像《沙家浜》里的伤员，由着她换药处理，心安理得吃着她送来的鸡蛋，也不知是被花枝感动了，还是被鸡蛋腊肉感动了，就在茅屋里，他把花枝变成一个女人。

花枝是木兰山盛开的一朵山茶花，黑里透红的皮肤，泛着阳光般的光泽，眉眼炯然有神，可以穿透云层，加上饱满的胸脯和丰满的肥臀。跟何少东在茅屋里做爱，幸福得无边无际，她展开双臂把何少东搂得很紧，喃喃道：“好人咧，我的好人咧，我欢喜你，你欢喜我不？”

何少东只做不答，激情澎湃做完了，才瓮声瓮气地说：“劝你莫喜欢我，不然你会后悔。”何少东的心里话，花枝哪里听得进。她已堕入情网，全线崩溃，完全没有退路了。若干年后，花枝被何少东长期冷落，蓦地记起这个春情激荡的深夜，何少东说的真心话，这才痛心疾首，原来她怀里抱的俊俏后生，哪里是爱情，是冤孽，是奢望，是一段掐头去尾的折子戏。

吕伯见女儿死心塌地要跟何少东好，千方百计阻拦过，可花枝威胁父亲说：“你要再阻拦，我就喝1059，你信不信？”1059是剧毒农药，专门杀棉蚜虫的。吕伯被威慑住，也深知男女之事，是扑不灭的火焰。所以吕伯也懒得管了。而且他内心里，其实也喜欢何少东，因为吕伯喜欢听楚剧。

何少东唱楚剧的名声传到村外，公社宣传队听说了，就把他抽到公社宣传队。

何少东到了公社文艺宣传队，如鱼得水，开始演李玉和，演郭建光，唱完京剧折子戏，老乡们热烈鼓掌，于是他再加唱一段传统老戏，唱罢传统老戏，就像往观众席里扔了颗炸弹，观众沸腾了，掌声如雷，意犹未尽地一定要何少东再加唱。何少东就应观众的要求加唱，一段两段，把观众唱得摇头晃脑，如痴如醉。如此这般，何少东就成为公社文艺宣传队的台柱。

那一阵，花枝见不到何少东，心里空落落的，她要爹去公社宣传队把何少东要回来。吕伯说：“这由不得我，我劝你也就此罢手，死了那条心。”花枝不会死心，她打听宣传队的演出信息，骑自行车追到演出地点。她看见宣传队里有不少女演员，都是漂亮的女知青和本公社的姑娘，就提醒何少东：“我警告你，不准跟她们鬼混。”何少东笑着说：“能跟你鬼混，就不能跟她们鬼混呀，有本事你也进宣传队来。”花枝气得直哭，何少东又哄她，演出完后，就骑着自行车载着她，送她回家。

黄陂木兰山一带，算是楚剧的发源地之一，每到年节，一些楚剧民间艺人伺机而动，搭班结伙，串村走乡，开始了他们的巡演。何少东就有了用武之地，楚剧的几十出经典老戏，他烂熟于心，在心里演绎了上百遍，他用楚剧曲牌唱李玉和、郭建光的核心唱段，声情并茂，行云流水，楚剧韵味十足，明显高于民间艺人。那些民间艺人听到汉口来的俊俏后生，娴熟地唱一些久违的经典老戏，字正腔圆，有板有眼。于是又邀何少东参加他们的巡演，先唱样板戏，唱着唱着，就改唱《荞麦馍赶寿》《白扇记》《梁祝访友》等传统经典老戏。何少东就像现在歌星走穴，四处赶场子，横竖有吃有喝有好招待。他脑子里只有楚剧，当年和母亲在天声剧场听的那些经典老戏，一经提醒，哗啦啦，如高山流水，阻拦不住。

从1971年初到1974年，何少东在木兰山插队落户，因为会唱楚剧，几乎没怎么下地干活，就在他忘情唱戏时，有件事情水到渠成地发生了。花枝发现自己怀孕了，就找何少东想办法。何少东哪里有什么办法，只好偷偷把花枝领回汉口，找母亲想办法。肖宝珍见儿子竟把大队书记姑娘的肚子搞大了，惊骇之余，竟变得喜出望外，她带着几分激动训儿子：“瞎说，那是一条小性命哪。”肖宝珍当机立断，留花枝在老街待产。

这是1974年底，何少东才满20岁，就稀里糊涂当父亲了。花枝生下一个粉嘟嘟的女孩，十分秀丽可爱，肖宝珍给孙女取名叫何秀秀。花枝生下女儿后又回了黄陂木兰山。而何少东不久也从木兰山返城，进了一家街道小厂当工人。

何少东回了汉口，花枝却在木兰山，她隔三岔五往汉口跑，说是不放心女儿，其实是不放心何少东。肖宝珍见孩子也生出来了，没有理由不承认花枝，要儿

子跟花枝结婚。何少东不屑道：“结婚？想都没想过。”肖宝珍用手戳儿子：“没想过你为什么还要害人家姑娘？”何少东说：“我没害她，是她自己愿意。”肖宝珍真是哭笑不得，把秀秀往何少东怀里递，说：“这伢就是黑人黑户，来来来，干脆你一把捏死她，一了百了。”

何少东见女儿半岁了，越长越可爱，还从女儿小脸上看见了一些他的遗传他的贡献，就勉强答应母亲，和花枝结婚。

肖宝珍跑到黄陂木兰山提亲，亲自把花枝接回老街，给他们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然后想给孙女办户口。根据户籍管理规定，秀秀的户籍应该随母亲，可花枝是农业户口，孙女也只能是农业户口。那一阵，肖宝珍天天跑派出所，求户籍警想法解决儿媳和孙女的户口。户籍工作人员说：“办法倒是有，晓得农转非吧？只有这条路可走。”

天声菜场

1975年，花枝生下二女儿兰兰，肖宝珍和儿子两人的粮棉肉鱼一应计划，要对付五口人，吃饭穿衣成为当务之急。木兰山花枝娘家，虽说每年总要带些粮食布匹来，但远水难解近渴。如何解决生存的问题，只有先解决户口。肖宝珍想起户籍工作人员说的农转非，可指望居委会解决农转非比登天还难。肖宝珍就问儿子怎么办。何少东坐在堂屋拉楚剧，见母亲逼急了，他戾道：“都是您揽的好事，我不管！”肖宝珍骂儿子：“混世魔王小祖宗，你还倒打一耙了对不对？你说，究竟是我揽事，还是你惹事？”何少东头一扭，拎着二胡跑回房里继续拉楚剧。肖宝珍忍气吞声，冷静下来就跟花枝商量，是不是先找个事做。花枝也有此意，而且她瞄准了老街附近的天声菜场，怂恿婆婆去找天声菜场的杨经理。

还是丈夫在世时，有一日，肖宝珍去菜场买菜，有个男人忽然跟她打招呼：“嫂子买菜呀？”肖宝珍一愣，这横蛮粗壮的男人居然亲昵地喊她嫂子，可她并不认识他。直到有一天，何家驹下船回来休假，肖宝珍和丈夫去菜场买肉，又碰见这男人，何家驹亲热地跟男人拉家常，说一些小时候的事。肖宝珍这才明白，原来男人跟何家驹打小是街坊邻居，姓杨，现在是天声菜场经理。

1968年，“文革”武斗正酣时，何家驹的船在三峡触礁沉没，何家驹再也没回来。肖宝珍再次碰见杨经理，就含着眼泪谈丈夫的死，可怜的人，连个尸首也没捞回来。杨经理表情悲戚地点头附和，安慰肖宝珍说：“人死如灯灭，嫂子要想开些。”还强调：“嫂子今后有什么难处，只管开口，我跟家驹打小

割头换颈，好得穿一条裤子。”肖宝珍认识了丈夫儿时的朋友杨经理，她知道贵人不贱用，所以平日一般不找杨经理，除非逢年过节，找杨经理买点猪油，或买块排骨煨汤。

花枝想进天声菜场，见婆婆一直没行动。她就激将婆婆，光嘴巴热闹，行动却冷淡。肖宝珍见儿媳妇这么说，也不好点破。其实她找过杨经理，备了一些礼，挑了一个夜晚去杨经理家。杨经理住天桥北何家墩。肖宝珍找到杨经理家里，杨经理没在，他老婆王桂香板着脸在门口盘问肖宝珍，问清原来是早先的邻居，收下礼物，敷衍了几句，也没让肖宝珍进屋，就把她打发走了。肖宝珍悻悻地刚走几步，杨经理突然骑自行车回来了，看见肖宝珍，赶紧下车打招呼：“哟，嫂子来了，快请屋里坐。”肖宝珍想起王桂香的冷脸，已经意识到一点什么，没打算进去。杨经理把车停在门口，把肖宝珍送上天桥，上了天桥，杨经理举头望明月，突然叹道：“时间过得好快，每次过天桥，总想起嫂子当年和家驹结婚的场面，那个排场啊，真是大啊……”

肖宝珍微微吃惊，她不明白杨经理为什么突然提这事。惊讶之余，她看见杨经理闪烁的眼睛，火辣辣的像两盏灯。她心里一咯噔，把头一埋，加快脚步走得飞快。杨经理紧随她，把她送下桥，站在桥南口又叹道：“那天家驹结婚时，我就站在这里看热闹，看见嫂子把花轿布帘挑开，露出半张脸，那时我好羡慕家驹啊，好羡慕家驹啊……”肖宝珍再也憋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匆匆说：“莫说了，你请回吧。”

回到家里，肖宝珍把自己关在房里痛哭，惊动了花枝，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站在婆婆房门口，听见婆婆哭喊：“家驹啊，狠心的人啊，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早呀！”花枝以为婆婆思念死了多年的公公，就打了洗脸水走进婆婆房，看见公公在镜框里，睁着熠熠生辉的双目看着婆婆。花枝也情不自禁随婆婆哭了一会儿。肖宝珍哭够了，洗罢脸后人冷静下来，细品杨经理的那番话，越发觉得不对。所以她再也不找杨经理开后门买猪油排骨，也不找杨经理给儿媳解决工作的事。

哪知过了几天，杨经理突然找上门来。花枝不在家，领两个孩子逛街去了。肖宝珍听见有人喊，出来一看，见杨经理笑眯眯站在阳光里，手里拎着一块上好的直排。她一紧张，没了主意。杨经理却大大咧咧走进堂屋，不请自坐。他点了一根香烟，边吸边看肖宝珍，见肖宝珍脸色煞白，眼里没有神采，就笑着说：“嫂子最近没去菜场买菜，前天碰见你儿媳妇，这才晓得嫂子病了，所以今天特地来看看嫂子。”

肖宝珍心里明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人就镇静下来，说：“杨经理是明白人，还是干部，我们家驹是死了，我成了寡妇，所以请你今后莫再说那些话……”没想到杨经理说：“看来嫂子是误会了，我只是关心嫂子，嫂子还这么年轻，应该找个事做，免得总想着家驹。”肖宝珍说：“你要真想关心，就关心我儿媳妇，给她找个事做。”杨经理点头说：“我听你儿媳说过，她想进菜场做事，我说好哇，别人的忙我不帮，家驹兄弟的这个忙我非帮不可。我来想办法，我一定想办法。”

不久，花枝就进了天声菜场做临时工，分到肉食组卖肉。每天站在肉案子前，手握锋利的砍刀，神气活现地很有底气。花枝明白，这份卖肉的工作来之不易，是靠婆婆的面子争来的。所以花枝对婆婆心存感激，发誓好好做事，就像杨经理鼓励她说的，争取先转正，再找机会办农转非。

花枝在天声菜场卖肉的第二年，就来了农转非指标。她把这消息告诉婆婆，肖宝珍说：“哪有那么容易呀，你又没转正。”花枝说：“你坐在屋里就能转正啊，就像买排骨煨汤，不认得卖肉的人，你就是半夜起来排队，也枉然。”肖宝珍知道儿媳妇又在激将她。她也想过要找杨经理，能早日转正，户口问题和粮油棉计划也能尽早解决。但肖宝珍一想起杨经理热辣辣的眼光，还有他话里藏的机锋，有些怕。

这天，花枝上班途中慌慌张张跑回来，告诉婆婆，杨经理病了，在住院。肖宝珍想了想，就买了水果罐头和麦乳精到医院看杨经理。杨经理住在商贸职工医院一间单人病房里，见肖宝珍进来，他一惊喜，马上从床上撑起来。肖宝珍见杨书记气色黑红，神采飞扬，根本不像病人，就问是什么病。杨书记说：“也不是什么要命的大病，是男人病，嫂子你还是莫问。”肖宝珍就知趣不问。哪知杨书记谈着谈着，忽然说：“嫂子还真是老实人，我说不问，你就真不问，嫂子没听说过男人病吧？十男九痔，我除了这个男人病，还有别的男人病，今天嫂子既然来了，我也不怕嫂子忌讳，还记得那天我送嫂子过天桥时说的话吗？我对嫂子掏心窝，我的这份感情攒了几十年，变本加厉，几十年哪嫂子，尤其是家驹兄弟死后，我总惦记嫂子，连夜里做梦也梦见嫂子。我屋里那个女人嫂子也看见了，哪像个女人哪，像母老虎，我跟她打打闹闹几十年，哪里谈得上感情？嫂子要是可怜我，支持我，我就下决心跟那个母老虎离婚……”

肖宝珍倏地站起来，正要往外走。王桂香突然出现在门口。王桂香其实早来了，她站在门外听了一会儿，把丈夫最关键的几句话听进耳朵里，心里的怒火噗的一下点燃，她走进来，不由分说打了肖宝珍一耳光。杨经理慌忙制止，

推了她一掌：“臭婆娘你敢动手打人哪！”肖宝珍已跑出病房，在走廊里听见王桂香粗鲁的号啕：“狗胆包天的臭女人，偷人偷到医院来了，还不准老娘张口，老娘跟她拼了……”

肖宝珍风平浪静活了几十年，从未经历过这阵势，她一口气跑出商贸职工医院，在街头跌跌撞撞，终于跑回老街家里，她反锁了房门。惊魂未定时，花枝回来，问婆婆去医院看杨经理，提没提转正的事。肖宝珍镇定下来，就像念台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花枝听出意思来，也还了一句：“什么叫有，什么叫无？我就是要从无到有，做个汉口人！”

肖宝珍见儿媳铿锵有力地顶撞她，也无心跟她计较，她计较的是那个女人，王桂香。

果然第二天，王桂香找到肖宝珍家里，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笑眯眯地对肖宝珍说：“今天来主要是登门赔罪，昨天我是一把火，后来火熄了，现在我是一截木炭，姐姐要点燃我，我就能燃烧，姐姐不想点燃我，就请姐姐一定要站在我这边。”

肖宝珍听得费解，看着王桂香发呆。王桂香翻卷着厚嘴唇继续说：“冷静下来仔细一想，姐姐不是那种人，真要是那种人，那流氓杂种也不会低三下四求你，看来我误会姐姐了，所以姐姐莫见怪，听我慢慢说，姓杨的他不是个人哪……”王桂香开始一五一十控诉丈夫的恶劣，玩女人，不止一个两个，以前在货场里躲着玩，进了天声菜场又变本加厉，只要好看点的女人，他绝不放放手，就在天声菜场对门的幸福旅馆里，王桂香当场抓获了四次，她都忍下来了，这一次她不想忍，她想捍卫自己女人的权利。王桂香说完拿出准备好的笔纸，要肖宝珍写事情经过。

肖宝珍这才恍然大悟，仔细看王桂香，虽生得五大三粗，其实心细如发，做好一只笼子，想让她往里钻。肖宝珍知道这种事口说无凭，就算公安局来调查，也要讲证据。何况她没吃亏，就算吃了亏，也不想引火烧身，自讨没趣。所以她对王桂香说：“妹子是气糊涂了吧？我揭发什么呀？我和你男人什么也没做，不能像只疯狗张嘴乱咬人吧？再说妹子刚才不是说过吗，在幸福旅馆当场抓了四个，妹子叫她们去写，我不写！”

王桂香瞪着铜铃大眼愣了一会儿，翻书似的很快翻了脸：“姐姐是怕呀？你怕什么呀？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未必你还怕他报复不成？”肖宝珍也把脸板着，王桂香见她完全不合作，恼羞成怒起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朝门楣上上下下看了看，咬牙切齿道：“我劝你夜里睡觉把门关紧些，把裤腰带也系紧些。”

肖宝珍气得浑身发抖，赶到门口时，看见王桂香如一只咆哮的母老虎飘远了。她只有大口吞气，在心里咒王桂香，嘴巴长疮，脚板心流脓，不得好死！

单干卖菜

花枝在天声菜场卖了两年肉，一直没转正，因为她寄予厚望的杨经理最终被老婆检举揭发了，经过调查核实，杨经理的确利用职权乱搞男女关系。蔬菜公司对杨经理进行党内通报批评，还撤了他的职。杨经理死猪不怕开水烫，笑呵呵地下放劳动，和花枝成了同事，每天站在肉案子前卖肉，没人买肉时眼神转到她身上，贼亮贼亮，仿佛她是一块好后腿肉，随时拿刀嚓的一刀切下来，然后拿回家在砧板上剁肉丸子。花枝被杨经理的眼神搞得很不自在，在心里骂，臭流氓东西，做秋梦，你休想！

杨经理因作风问题倒台，在菜场引起一片哗然，所谓亲者痛仇者快，而多数人是喜欢杨经理的，这些人没事找事，私下里猜测还有哪些女人没曝光？眼光就对准了花枝。花枝吓了一跳，当场和怀疑她的女人吵起来：“你才偷人哩，你是偷人的大王。”花枝从小到大第一次被人泼污水，不由分说抓住饶舌的女人，先揪下一把头发，然后左右开弓，打得这女人鼻孔流血，哇哇乱叫。花枝用武力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临时工生涯也宣告结束。

肖宝珍见儿媳被解雇了，觉得遗憾。但花枝说：“我早不想做了，我卖菜去。”

花枝卖肉的两年，跟菜场周边不少卖菜的混熟了，这些卖菜的男女，多是周边郊县来汉口谋生的农民，1976年，四人帮倒台，自由市场也蓬蓬勃勃应运而生。花枝也开始在天声菜场附近卖菜。她知道靠人不如靠己，每天起早贪黑进货卖菜，而且还别出心裁，把蔬菜收拾得清爽干净，萝卜水淋淋，青菜绿汪汪，番茄红彤彤，莲藕的污泥洗得一尘不染。花枝的聪明才智是为买菜人准备的，她冷眼旁观，知道城里人没时间，所以她率先在汉口卖精装蔬菜，那些洗濯干净的蔬菜，扎成把，捆成朵，就像怒放的花儿，就像等待出嫁的大姑娘，人见人爱。花枝的蔬菜生意一上路就步入正轨，连杨经理也夸她有商业头脑。

杨经理在肉食组劳动改造比较成功，东山再起，先当了几天天肉食组组长，又调到天声菜场市场管理小组当组长。杨经理改变了跋扈的工作作风，每次视察市场，目光平和，面带微笑，敦促那些小贩按时缴纳管理费，当然也包括花枝。花枝对杨经理心存芥蒂，见了他爱理不理，又不敢得罪他。杨经理就主动招呼